



張 尙 之 譯

羅斯福 總統傳

Franklin D. Roosevelt

行發社版出噴噴



C. Mackenzie 著

羅 斯 福 總 統 傳

張 尙 之 譯



羅 斯 福 總 統 傳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者 翻 譯 者 發 行 人 發 行 所 特 約 經 售 處

C. Mackenzie
張 尙 之
方 學 武
喊 喻 出 版 社
上海河南路三八號轉
聯 營 書 店
漢口·重慶·成都
利羣書報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定 價 國 幣 十 元 正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九 月 初 版

S. 1—2000 P. 1—324. (2)

目次

羅斯福總統傳	張尙之譯(一—二四)
羅斯福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	柏園(二七—三三)
羅斯福年譜	柏園(二三—二四)
後記	柏園(二五—二六)

第一章

傳記作家要研究一位偉大人物出生的種種預兆，必須在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富蘭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誕生時的世界政治狀況中去覓取資料。它們是很清楚的。

「這一年在德國重復演着無恥的，對猶太人的暴行，這些暴行表示出普魯士和它那自誇的文明中仍舊保持着古老中古時代野蠻的，不能容忍其它種族人民和宗教的精神。」

這是「每年紀事」(Annual Register)在一八八一年作德國一瞰時關頭的一段話。

那年法國佔據突尼西亞，引起國際間的緊張局面，一八八二年時，俾士麥看到英法爲保衛蘇彝士運河有佔領埃及的可能，因而竭力激起種種困擾，意大利對於大不列顛在突尼西亞問題上給她的難堪，很爲不快，而「這種不快……使政府和人民都想另外尋覓與國，因此使他們聽那些不斷鼓吹親德的人們的言論……把德國當作在歐洲和意大利的利

益完全一致的國家看。」

俾士麥就從這種不快事件中鍛製出三國同盟。

三四個月之後，甘貝他在法國內閣中曾經批評道：

「有許多人毫不了解真情，認為有和英國衝突的可能。我以深深自覺到我祖國的利益和幸福的立場來說，同時我深深地相信，而且仔細考慮過未來的形勢，我得再度指出：和英國磨擦鬥爭，是一切冒險中最不該有的舉措……那怕出最大犧牲的代價，我們不能摧毀英國同盟……沒有它，法國的利益無法維持。如果不幸破裂，在地中海上的一切將完全喪失。」

富蘭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出世才二十天光景，史可貝萊夫將軍被俄國外交部解差，因為將軍在巴黎告訴了一批塞爾維亞學生說條頓和斯拉夫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鬥爭，而且表白了他願能和他的聽衆們在戰場上見面共同對他們的敵人作戰。「德國人深入並且散佈在俄國各地各種事業之中。俄國人是被它政策所愚弄的人，是它陰謀的犧牲品，是它武力的奴隸。」將軍在夏季被召回聖彼得堡；他在返國路過華沙時，曾經對一羣波蘭人說如果沒有俄國衛戍兵隊在華沙，必將有德國衛戍兵隊。這位土耳其戰爭中的

英雄大受聖彼得堡居民們的歡迎；但是他却受了沙皇嚴重的譴責。但是，尼黑派的思想却『在俄國社會各階層中有如此驚人的進展』，以致報紙 *Kölnische Zeitung* 在批評允諾制定憲法時認為『沙皇和他的大臣們所專注的大問題不再是如何好好統治，而是如何保持統治權力的問題了。』

富蘭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出世前三個月，適值在約克城的康華利斯 (Cornwallis) 投降百週年紀念。在紀念儀式將終時，美國的陸海軍對英國國旗致敬，以『表示在未幾年月中兩國之間將永遠互相信任，和平善意相處。』

這重大而愉快的典禮，正在迦斐爾德總統被支加哥一個律師所刺這一事件之後舉行。這律師忘信『要結合共和黨中兩派，同時挽救共和國，使它不致轉入叛徒和民主黨人手中的唯一方法，就是悄悄地移掉大總統。』他用一枝手槍完成這種移掉的工作。這個一心想竊取地盤始人的瘋狂舉動，使人們更堅決地認為國內政權必須從政黨政治的腐化中拯救出來，由此而自然形成一種信仰，認為聯邦當局必須為國家的尊嚴和行政效率而維護自己的立場。當這位嬰兒羅斯福才過兩個月的時候，他同族中有位激烈的青年正被選入紐約州議會 (New York Assembly)，開始攻擊彈劾法官衛斯特勃洛克，認為他

「和高傑·高爾德遙同受賄，爲了財富而濫用他崇高的司法地位。」這位青年就是西沃圖·羅斯福。

正當富蘭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出世那天，一家大金融行家延期付出款子，引起了歐洲大陸上嚴重的金融危機。但是並沒波及大不列顛。在英國，格萊德史東 (Gladstone) 先生在他的預算演說中將冬季不敷的八萬五千鎊用「死亡稅」來彌補，這是很新奇的，而在富人們發現了無法將每鎊納五便士的所得稅減爲四便士，很感不滿。

最後還有一件該記錄下來的時代徵兆，就是富蘭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出世六星期時，布納拜 (Burnaby) 上校帶着毯子，一些三明治，幾瓶礦質水，駕汽球橫過英倫海峽，完成了當時認爲很驚人的在二千呎高空每時推進三十哩速度的紀錄。

這位美國未來大總統出世年月的前後也許不足以影響他日後的目標；但是這年月却是命運決定他在日後要獻身於無數人矚目的事業上的適當時機。在他這一特定時機中出生的人，沒有比他更完備的，這話雖然是在他事業尚未完成時說的，可是作者是由於熱烈的信仰所激動，相信未來的一切一定會證實這句話的。

在時間上如此，在空間上也是如此的。命運決定選擇這樣一個人物在現在正在進行

中的人類進化偉大戲劇中担任要角，這要角地位是命定了要美國人——而且要百分之百的美國人來担任的。這羅斯福是道地美國人，我們在此該記住孤立主義乃是一種從下列兩種思想中產生出來的見解：一種是種族太接近歐洲的不安感；另一種是地理上距離的安全感。

使羅斯福能認出在國家狀態完成的情況下，他的國家不能採取以冷苛，妬忌的獨善政治孤立為基礎的態度來對付世界其它國家的，正是他那種美國人的作風。他出世時，沒有一點血液不是有二百年以上的美國歷史的：甚至有比二百年更久遠的美國血統。

在歐洲，沒有一個城市（甚至威尼斯也計算在內）看來是像安斯達坦（Amsterdam）那樣為海水所貫穿縱橫着的，懸在深綠色的運河水流兩岸的榆樹散落着沙沙的葉片，在城中，肥肥的鷗鳥像農家飼養的鴨子似地，懶洋洋地浮在池沼中。當安斯達坦商會還在經營在大西洋彼岸新建立的新荷蘭省份時，已經建立起來的倉庫還在這些運河南岸裝卸貨物。在曼哈丹（Manhattan）的小島被名為新安斯達坦是很恰當的，因為它也被海洋所縱橫，那裏，古老的建築還沉緬在舊日的迷夢中。

大約是在十七世紀初葉的時候，有一位叫克拉埃斯·馬丹仁（Claes Martenzen）

(尼古拉斯，馬丁 Nicholas Martin 之子) 的青年柴蘭德 (Zealand) 人，從安斯達坦或者另一個荷蘭港埠動身，離開羅斯維爾特 (Rosevelt——意為玫瑰田) 小村莊到新世界去。他的兒子尼古拉斯出生在曼哈丹一個田莊中，他有兩個兒子，約翰尼斯 (Johnnes 小名約翰) 和傑可伯斯 (Jacobus 小名詹姆斯)。西沃圖·羅斯福是他們兩人中年長一位的後代，查爾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是弟弟的後代。我們該注意當初柴蘭德那個小村莊的名稱在今日羅斯福的姓中還保持原來的讀音——讀 Rose——，不是 Roos——。兄系中保持它荷蘭血統年代較弟系為久。西沃圖·羅斯福的祖父，考尼留斯·梵·史查克·羅斯福 (Cornelius Van Schaak) 是純粹荷蘭血統。他第五代堂兄弟富蘭克林的祖父伊薩克 (Issac) · 羅斯福主要是英國血統，遠系血統中混合着荷蘭，瑞典，德國和法國的混雜血液。

荷蘭和英國在美洲的對立和嫉恨非常之深。新安斯達坦在開報時即被認為是公開的地方。事實上，當一六五三年傳說克倫威爾準備率遠征軍來攻該地時，橫過曼哈丹，立刻建築起防守工事來，這種工事到現在還為華爾街上所紀念着，但是當却理十二世任命他的兄弟約克和阿爾巴奈侯爵為康乃克的克特河 (Connecticut) 和第拉瓦灣 (Delaware)

are Bay) 以東地區間的皇室土地宗主 (Lord Proprietor) 時，候爵的代表和統治人，理查圖·尼可爾斯 (Richard Nicolls) 上校却發現新安斯達坦的人民首領和其它顯要居民是協助他的第五縱隊，從荷蘭手中將吏治機關很巧妙地轉入英國手中。荷蘭的私人權利仍舊被尊重。新荷蘭和新安斯達坦乃成為紐約州和紐約市。赫德遜河上的奧蘭琪堡 (Fort Orange) 乃一變而成了阿爾巴奈堡 (Fort Albany)。這一事件的真實一面乃是早在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和英國人都被決定着要成為美國人了。

在革命爆發時，伊薩克 (宮蘭克林·D·羅斯福的高祖父) 是紐約城中一位有地位的公民，一位糖商。他被選為州議會的議員，在獨立鬥爭中積極地活動過。當紐約被紅衫軍所佔時，伊薩克·羅斯福放棄了城中的財產，遷移到荷蘭郡，在那兒他服役於荷蘭軍第六師中。一七七七年至一七八三年，他是紐約州參議員之一，他是在一七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歡迎華盛頓率領部下從波威雷進入紐約的公民之一，那時，英國獅旗被降下來，星條旗開始飄盪了。

伊薩克·羅斯福的兒子詹姆斯和瑪利亞·愛麗莎·華爾頓 (Maria Eliza Walton) 結婚，她是大商人兼船公司主人阿伯拉罕 (Abraham) 華爾頓的女兒。伊薩克·羅斯

福除了其它活動外，還任過紐約銀行的總理。他是十足的商人。他的兒子詹姆斯還是一位商人；不過也許在獨立戰爭中從紐約退居荷蘭郡的機遇使他體味到鄉村生活的况味。總之，他出售了在哈冷（Harlem）那兒一塊一世紀後可以作為招致鉅富的基礎的土地，在阿爾巴奈郵街（Post Road）建了一座屋子。詹姆斯的兒子伊薩克和瑪麗，李培卡·阿絲濱華爾（Mary Rebecca Aspinwall）結婚。伊薩克的兒子詹姆斯，就是富蘭克林的父親，生於一八二八年，先和一位霍蘭女士結婚，生子為詹姆斯·羅斯福·羅斯福（James Roosevelt Roosevelt）。未幾，他的妻子去世，阿爾巴奈郵街的屋子也遭焚毀。

詹姆斯·羅斯福仍舊是一位紐約商人；但是他的心却依戀着鄉村；於是，當有人出售紐約郊外那片美麗的，崇赫德遜河，在海德公園（荷蘭郡中）裏的田莊和古老殖民時代的農舍時，他馬上買下那五百畝地，渡着鄉下紳士的生活，他那時有不變的投資和一些指使的權柄，可以無愁地生活。他在農舍旁加了一排房屋，開始經營，使農場可以生產維持。五十二歲時他和沙拉·台爾阿諾（Sara Delano）結婚。富蘭克林的母親是華倫·台爾阿諾（Warren Delano）五位美麗姑娘中的一位，這位新娘比丈夫小二十六歲，她的美國血統較他遠久。

一六二一年，由一對法國人養育於萊頓（Lyden）的菲力浦·台爾阿諾依（Philip de Lellanoye）搭一葉小舟到了麻省的柏雷茅斯（Plymouth），和開拓者們同謀前程。他的兒子葉納丹（Jonathan）和大契約（the Compact）簽字人之一，李嘉圖·華倫（Bertha Warren）的女兒繆珊（Mercy）結婚。李嘉圖·華倫的妻子帶了他們五個女兒在一六二三年抵柏雷茅斯，比他多活四十餘年。這位出色的女人在七十歲時，依然不願當時非議守寡之風，堅毅地保住她寡婦的節操，開始收買土地：一六二三年，她的墓誌上這樣刻着：「密斯特理絲·伊麗沙白·華倫，一位九十左右的高年寡婦，過了很安適的生活，像熟透了的穀粒似地來到她的坟中。」

台爾阿諾家是船主人和商船水手，富蘭克林的外祖父是來往中國經營商業的。沙拉·台爾阿諾在生子前二十年時，曾經搭一艘茶船到過中國，她有一位漂亮，為她所敬愛的叔父，叫富蘭克林，她以此名她自己的兒子。如果不是詹姆士·羅斯福夫人下了決心要命自己兒子的名字叫富蘭克林，台爾阿諾，那麼他也許會按照羅斯福家中命名循環的習慣，被命名為伊薩克了。他之沒有被名為伊薩克，難免不令人稍感遺憾。這名字可以在等待着希特勒的那種詩意的正義上，多增加一分情趣。

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以前的美國大總統中，祇有五位是有開拓者（Pilgrims）的血統的，西沃圖·羅斯福並不在其中。很多書本中記載着他那些開荒的祖先們的故事，他們在故事中都顯示出他們最初離開歐洲，到新世界上一個新國家中來時那種興奮情緒所激發的充沛精力。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如慧星似地出人頭地，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無論在體力和智力方面，都沒有衰退的情形。那種作為未來尊貴家族的試金石的活潑生活力，始終是被保持而傳授着的。這種生活力是美國血統的特徵；我們可以在英國的例子中，看到這種潛力如何地重新奮發起日漸衰落的尊貴家族。溫斯頓·邱吉爾先生所以有代表並且表現英國精神的能力，原因也許不在他是馬爾波羅夫（Marlborough）的後代，而是在他有一位美國母親，這說法已有時間作證。倫道爾夫·邱吉爾（Randolph Churchill）爵士能用語言來攻擊別人，但是使邱吉爾先生能辱罵墨索里尼為蠢犬，罵希特勒為渴血狂的，不是那種勃冷希姆（Blenheim）的作風，而是曼哈丹的派頭。祖父李奧那圖·傑羅米（Leonard Jerome）的精神鼓舞了溫斯頓·李奧那圖·斯賓塞·邱吉爾。勃冷希姆也許給予了清朗的時期；但給他們生命的却是紐約路邊的生氣。當邱吉爾先生說墨索里尼呼氣中迷漫着吃死人肉的臭味時，那個小小的意大利牛蛙反過來叫着說邱

吉爾先生呼氣中滿是酒精和尼古丁的氣息，這種反罵所引起的勉強的微笑是以美國胡桃樹作骨架的，它和英國橡樹無關。邱吉爾先生這種使我們感到活躍有生氣的攻訐他人的返老還童良藥，是波那·勞，包爾溫，蘭珊·麥唐納，或者乃維爾·張伯倫所製造不出來的。它們是礦質清涼劑，不是淡茶，也不是輕淡的印度麥酒。約翰牛（John Bull——即英國）可能不啣烟斗而吸一枝雪茄，但是他並沒有把絡腮鬍剃去而留起山羊式的鬚髯來。戰時的不列顛可以毫無躊躇地由邱吉爾先生來作她外表可見的表記，顯示出她要世界上認清她的一切；而世界上各國也就以他為她的代表了。如果說不列顛隨邱吉爾先生之起落而起落，這話並不是純然出於激動而說的，但這話也並不阻止他的讚仰者們，使他們不承認這位英國鸞鳥先生一身羽毛中雜有不少肥胖的美國知更雀的羽毛的事實。

邱吉爾先生的滔滔責難之詞，使自命為醫者，認為英國紳士們現在不敢發一言之詞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感到狼狽，羅斯福先生的不能使他們改變對美國的種種無知，不求了解的看法，也使他們感到狼狽。在夢中以他自己的睡衫當古羅馬公民外衣的墨索里尼，和在夜晩中醒着和雷電之神交談的希特勒，他們對美國的認識非常淺薄，這兩位學識淺薄的傢伙，這兩個在歷史的大湖水面上浮滑的水甲虫，簡直做夢也想不到羅斯福先生

的背景。他們不會了解那種道德上顯明的超越性所有的靜默，簡易的臆測。墨索里尼的祖先們摸索在羅馬格那（Romagna）沼澤上的熱狂迷霧中，希特勒的祖先們摸索在中歐擁擠的塵土堆中。在他們兩人看來，美國不過是一片從歐洲破沉的船隻上逃出來的一些耗子們的偷生之地，這羣耗子在那兒漸漸長肥了：他們全沒有把美國當一個國家看待。

他們兩人簡直不能認出使羅斯福大總統有能力，有權利代表一個覺得有保持歐洲精細的產品使它不致被粉碎的責任的國家說話的背景，乃是他那作為美國人而內涵着的，三世紀以來孕育着的良知。

也許希特勒到底猜測到羅斯福是他主要的對敵。當他用花言巧語聲言他在千年之內將領導人類前進時，他也許已經覺得他這種進化計劃的真正障礙是兩個美國精神。羅斯福先生是否具體代表這種精神呢？這問題的答案正是本書所要探求的。當墨索里尼跳越過『時間的落後深淵』，扮起了凱撒大帝，在阿爾比翁（Albion）的海灘上和一位染成蔞藍色的邱吉爾作戰時，那種狀況可以使我們發笑。羅斯福和希特勒是在進行一種進化的鬥爭：他們是為人類的精神而進行戰鬥。他們幾乎同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進入決鬥場的，這次戰爭正是他們兩種不同的哲學的鬥爭。這樣說也許對希特勒的威嚴太加誇張：

但是他是日耳曼人來說話的，因此我們也不能輕輕置之一笑。羅斯福和希特勒是爲未來而搏鬥：邱吉爾有一半（這一半也是夠應付他的對手了）是爲過去而和墨索里尼在搏鬥着的。